

大約兩年前我參加了教會主辦的研經班，研究的書卷是耶利米書，講者是漢語聖經協會總幹事郭罕利博士，也是個資深的譯經學者。我當時的想法是這樣的，耶利米身處極其複雜的政治外交環境之中。猶太國積弱不振，東北是強大的巴比倫，西南是古老大國埃及。周邊還有不少外邦外族。研習耶利米書，是否也同時了解上帝如何指引猶太國的外交。心裏甚至想着春秋戰國時代列國的縱橫捭闔，遊俠遊走於列強之間。甚至也妄想如何可以找到誰是今天的巴比倫，誰是今天的埃及，豈不就輕易地把先知書的指示，直接應用在今天嗎？

到了課程的後期，我找到個機會單獨和郭罕利博士談話。我說，耶利米身處複雜的政治外交環境，對我們廿一世紀的信徒，有些什麼啓示呢。她微笑，只說了四個字：順服上帝。我追問，可以類比於今天的國際形勢嗎？她笑而不答。這就是她的回答。作為聖經學者，怎能說自己不確定的道理。相對許多太輕易便作推斷或個人聯想的牧者或學者。郭博士的態度令人敬佩。

兩個星期前和中神的前院長余達心牧師一次深談：談神學，談教育，談歷史，談文化，也談當代政治。余牧師感歎地說，聖經談到的各種理念，包括修身以至治國的理念，都不是今天許多潮流思想所能涵蓋的。今天教會未能掌握聖經的原意，輕率地接納了當代的理念，代替了聖經的原意。即使今天我們似乎毫無異議的普世價值，例如民主，自由，當然比專制優勝，但還是不能完全符合聖經的治理原則的。談到這裏，我們兩個人都安靜無言了。

回到耶利米書。這位鍾愛國家的偉大先知的信息不在外交，不在國家的自我保護，他談悔改，上至君王，下至平民百姓，都要分別為聖，順服上帝。

如何面對複雜的政治環境，沒有簡單的方案。我們唯一絕對確定的，是自己作為信徒身份，作上帝子民的好見證。這是我們要堅守的。

至於對時事的判斷和回應，即使是信徒，我們的分別也很大。在這方面我們要互相包容和體諒。

上星期盧家駁牧師問，我們教會為什麼叫做聖潔會？大概我們的先賢更期望這個教會的信徒看重內在的生命。不是嗎？